

爸爸，想你了

□柳蓉菲

2005年6月15日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“海棠”台风登陆第二天，窗外树枝狂摆，风急雨骤，洪水漫到了屋前；屋内，您面色苍白，没呻吟一声，却从床的这头挪到床的那头。我明白你的内心肯定在翻江倒海，难受得很，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您，看着您的生命在一点一点地耗尽……您的眼珠不再转动，却一直没闭上。爸，我知道您是不放心就这样走的。当我轻轻合上您的眼睑，您的眼角蓦地滚出两行浑浊的泪珠。那一幕我怎么也忘不了啊！我知道，您对这个家有太多太多的牵挂！

听村里人说，您资质聪颖，高小毕业，本已考上临海卫校，有望捧上铁饭碗，可是因为阶级成分，被刷下来了。十几岁的你，默默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队生活。虽然很忙，但您总不忘写写字、吹吹口琴。在那个年代，哪家有红白喜事，都是找您来写联对，大家都称您是“村里一支笔”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坐着您的肩头，从东塍到滩头，一路欢笑一路景，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娃娃！夜幕降临，劳作一天的您，经常在我手心写字，跟我玩猜字游戏。在您的启蒙下，我认字远超同龄人，语文学得特别轻松。小学毕业后，我以全乡第二的成绩考取大田中学。那时的您，是多么开心啊！虽没学过木匠，但您亲手为我做了樟木箱，送我到学校。家中的生活虽然拮据，可您总给我足够的钱，让我买好一点的菜。担心我舍不得花钱，您就经常给我送菜、麦乳精、鸡蛋等等。周末，我跟着您多少次走过东湖的九曲桥，多少次落脚长城饭店和馒头公子店，多少次走进那时的晨光照相馆，留下了一个个美好回忆……

再后来，小外孙呱呱落地。您真的是把他当作手心里的宝。您让孩子外婆带好宝宝就行，田里所有的农活甚至家里的活，您就一个人包了。只要孩子哼一声，您觉得那就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啦！清晰地记得，在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，您就在拼音本上写上他的名字，校名是清华大学。每次去赶集，必不可少的是宝宝最喜爱的零食葡萄干。刚去幼儿园，您实在放心不下，趁赶集悄悄过去看一下，结果孩子就看见了，一声“外公”，然后就哭不转声。您慌忙带他回家，说外面非典这么厉害，幼儿园不用读了，还是在家呆着吧。那段日子，我觉得幸福得能掐出蜜来。

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一直幸福下去，可接下来的日子真如梦魇一般。先是丈夫车祸住院。听妈妈说，您整夜整夜睡不着，多次落泪。您总说自己不亲眼看看不放心，您总说我们都向您报假平安。于是您要求陪夜，还向专家细细询问，讨教最佳治疗方案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：生死关头，您待他，就是亲儿子也不过如此！只是您本已虚弱的身体怎禁得起如此重负呀！就在丈夫出院的第二天，您终于熬不住，住进了医院。看着您一天比一天消瘦，这份无奈和痛楚始终绞着我的心。除了工作，我多么地想多陪您一会。每每这时，您总说：“晚上天黑，一个女孩子要早点回家。”语气坚定，不容争辩。然而，命运并没有眷顾您……当熊熊烈火将你包围时，我的世界顷刻倒塌……

生命在逝去后，剩下的就只有悲凉。每当看到一位身穿中山装的老人时，我总有一阵恍惚：那是您吗？爸爸！每当听到有人叫爸时，我总回味我也能这样叫爸的时光，忍咽下我已经不能这样叫爸的悲哀……爸爸，您知道吗？您最宠爱的外孙虽然没有进入清华，但也是清华附近的重点大学，他还和您一样，打得一手好球……日子越来越好，可全家福的照片却永缺一角。

走过的路，留在记忆里，成为独一无二的风景。尝过的滋味，留在岁月里，成为独一无二的记忆。门前的小路，伸向远方，犹如我的思念，绵绵无尽头……

清明时节忆外婆

□林热军

母亲躺在床上，外婆斜坐在床沿。外婆看见我，训斥道：“娘生病了，你们两兄弟都不照顾？”我吃了一惊，急忙说：“没有呀，我下午还来过的。”外婆又说：“饭也没有烧。”我一摸电饭煲，真的是冷的，一拔电线，竟是断了的。我很尴尬……

“老林，老林……”妻子叫我。我“哦”了一声，醒过来。妻子说：“做恶梦了吧？一直在说梦话。”我说：“我梦见我外婆啦。我有十多年没有梦见她。快到清明节了，外婆是想我了吧。外婆的形象好清晰：穿着一身黑色的对襟衣服，头上绾着头髻，弓着身子。说话还是那种凶巴巴的样子，我知道，她一直说着最凶的话，做着最疼爱我的事。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。”

外婆一生坎坷，与第一任外公结婚，生下了两个孩子，就是大舅与二舅。后来，第一任外公死了。外婆带着两个孩子与第二任外公拼家。当时，第二任外公的妻子死了，带了个女孩，这女孩就是大姨。第二任外公是我的亲外公，他与外婆结婚后生下3个孩子：小舅、母亲与小姨。亲外公青年时又去世啦。

时间到了吃大食堂的年代，大舅已娶亲自立门户，大姨也出嫁了。外婆带着4个孩子生活，日子极为艰难。幸好村里照顾外婆，安排她在食堂里烧火。厨师阿公是一位善良的人，他常塞一些锅巴给外婆。外婆把锅巴藏在肚兜里带回家，放在开水里泡开，分给4个孩子吃。后来，外婆常在我们面前念叨厨师阿公，说要不是他，家里这么多娃不一定能活下来。

在所有儿女中，外婆最疼爱母亲；在所有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中，最疼爱我。她对我说：“军乖，穿得清清爽爽，站像站，坐像坐，常坐一旁看书，从来不闹的。”

外婆似乎会未卜先知。我们每次去外婆家，外婆总是早早地坐在门口等着我们，或捉几个鸡蛋，或买一串弹糊干，或买半斤猪肉。那时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手机，我们也没有预先传信。我们很好奇地问她：“外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她笑着说：“火空（土灶的临海方言）叫，客人到。火空一叫，我就

知道你们要来啦！”

外婆常会捡到钱。外婆年老后，喜欢去赶集。人家赶集是去买东西，她赶集是为了捡钱。有一次，她真的是想到集市里买东西，走到半路，才发现忘带钱啦。她想反正走了一半，先到集市上再说。没想到，没走几步就在路上捡到了30元，是3张10元的，包在一起。

于是，她常去赶集，有时捡到5角，有时捡到几元，最多的捡到70多元。最神奇的一次，她和4个人一起走，前面的两个人没看见，后面的两个人也没看见，就单单是她瞧见那10元钱。外婆说：“它好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。”

父亲去世后，我与弟弟都在读书，家里经济拮据，我有点营养不良。外婆知道后，杀了只小公鸡，里面塞满了瘦肉碎，烧好后送到桃渚中学。好久没吃过肉的我，狼吞虎咽，吃得很香甜。外婆看了，又开心又心疼，直掉眼泪。

我教书后，有一次周末回家，母亲告诉我：“外婆饿了3天，差点饿死啦。”我说：“咋回事？”母亲说：“外婆摔伤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住在边上的大舅每天外出干活，也没有留意。幸亏隔壁阿婆路过，给她烧了碗绿豆汤。”事后，舅舅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决定3个舅妈轮流送饭，每人送一天。

第二天，母亲烧了几个菜，其中有红烧肉。我到街上买了一箱饼干，几瓶八宝粥，几瓶纯净水。我对外婆说：“外婆，你要是饿了，就吃点饼干。”从那以后，母亲、小姨常会送些菜，或是烧好送去，或是在那里烧，有时还陪着睡一两晚。

我和小弟带着各自的孩子去看外婆，外婆看着孩子们慈祥地笑：“和小时候的你们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文一个武、一个静一个闹。”

外婆也许没有想到，她最宠爱的外孙有一天会成为作家，她也常被外孙写进文章里，纪念着。

外婆是86岁去世的，要是她不摔伤，可能还会活到90岁。自我懂事起，外婆一直是病恹恹的，还有心口痛，偶尔会吸几口烟。我们都以为她活不长，没想到她会活到八九十岁。

清明节快到了，外婆，我想您啦！